

“笔下生花”莫如“实干开花”

边建军 徐静 武志库

当下，材料形式主义正在个别地方、部门和单位悄然蔓延：会议室里，汇报材料堆成小山，字斟句酌却鲜有干货；大屏幕上，PPT演示令人眼花缭乱，图表精美但脱离实际；考核档案里，“创新举措”“亮眼成绩”洋洋洒洒，实地走访竟发现是“纸上风景”。有的干部把“笔下功夫”当作“核心能力”，将“材料美化”视为“政绩亮点”，让“笔下生花”盖过了“实干劲头”。这般歪风邪气，值得高度警惕。

“笔下生花”本为褒义，说的是文思泉涌、表达精准。然而如今在个别地方、部门和单位，这一词汇已变了味、走了样。有的干部信奉“材料多等于工作实”“汇报好等于成效优”，把大量精力耗费在“遣词造句”上：总结工作时，擅长“提炼拔高”，将小事说成大事，把常规工作包装成“创新突破”；迎接检查时，精于“拼凑打磨”，东拼西凑数据，虚构案例“丰满”档案；汇报政绩时，惯于“避实就虚”，对问题轻描淡写，对成绩浓墨重彩。更有甚者，成立“材料专班”，不深入一线抓落实，反倒关起门来“造材料”，把“写工作”当成了“干工作”。

“工作干没干，材料说了算”“政绩好不好，材料厚度看”……这种花架子式的形式主义，危害不容小觑。对基层而言，“文山会海”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干部白天应付会议、

晚上熬夜写材料，分身乏术难顾实事，被群众调侃“材料写不完，实事没人干”；对群众而言，那些包装精美的材料、天花乱坠的汇报，解决不了“急难愁盼”，兑现不了民生承诺，只会寒了群众心；对事业而言，形式主义虚化了政策落地实效，削弱了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，使“真抓实干”沦为口号、“务实担当”成为空谈，最终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。

其实，“笔下”的光鲜从来替代不了“脚下”的坚实。“笔下生花”纵有辞藻巧思，终究是文字堆砌的空中楼阁；“实干开花”虽无虚饰浮华，却是实践孕育的硕果。古往今来，成大事者向来重实干、轻虚饰。大禹治水，不是焚香祷告求神佑、堆砌祭文盼洪退，而是跋山涉水勘地形、疏堵结合导江河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以实干平息水患；焦裕禄在兰考，不是伏案空写治沙方案，而是踏遍沙丘盐碱地，带头栽种泡桐固风沙，以生命践行初心；谷文昌在东山，不是靠材料描绘绿洲，而是扎根海岛二十六载，与群众同甘共苦，把荒岛变成沃土。他们没有留下洋洋洒洒的“政绩材料”，但用实实在在的成效，在群众心中树起了不朽丰碑。反观那些沉迷“材料政绩”的干部，即便笔下“繁花似锦”，终究是“纸糊的鲜花”，禁不住风雨考验，更赢不来群众认可。
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：“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狠刹各种不正之风，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。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。”材料形式主

义正是作风建设必须根治的顽疾。狠刹这股歪风，要树立正确政绩观，把群众满意作为考核标尺，把实际成效作为评价依据，让“只会写不会干”的干部没市场，让“既肯干又实干”的干部有舞台；精简文山会海，不搞“以材料论英雄”，让干部从“案头”走向“地头”，把精力用在解难题、促发展上；强化监督问责，对“材料造假”“虚耗民力”的形式主义行为严肃查处，形成“不敢虚、不能虚、不想虚”的鲜明导向。

“道虽迩，不行不至；事虽小，不为不成。”新时代的发展远景，从来不是靠妙笔“绘”出来的，而是靠实干家“干”出来的；群众的幸福生活，从来不是靠汇报稿“讲”出来的，而是靠实打实的举措“拼”出来的。与其“笔下生花”，不如“实干开花”。只有摒弃形式主义，大力弘扬务实作风，以“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”的劲头干事创业，以“功成不必在我、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境界担当作为，才能让作风建设的成效体现在发展实绩上、镌刻在群众心坎里。

我们家的“老功臣”

刘宙鑫

推开老宅斑驳的木门，风卷着尘沙掠过空荡荡的南房马棚，恍惚间似乎还能听见粗粝的嚼草声。那匹红鬃如火焰般的大马，曾驮着我们走过无数晨昏，如今却只在记忆的深处，

将少年心事和生活的艰辛都踏成岁月变迁的回响。

记得刚住进老宅那年，父亲在马市上一眼相中了这匹火红的马。它昂首嘶鸣时，鬃毛在阳光下翻涌如流动的岩浆，四蹄踏地的声响仿佛擂动的战鼓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咱家总算有个得力帮手了。”

每逢农忙时节，晨光还未穿透夜幕，我便牵着大红马走向田间。它温热的鼻息喷在我手背，脖颈的鬃毛随着步伐有节奏地起伏。父亲扶着木镬跟在后面，锋利的镬刃划开泥土，惊起几只蚂蚱。大红马似乎懂得这是漫长劳作的开始，总把尾巴甩得噼啪响，蹄子踩在垄沟里发出沉闷的“噗噗”声。

晌午的日头像火般灼人，我和大红马都蔫头耷脑。它偶尔会故意将头偏向玉米秆，折断的秸秆“咔吧”断裂声清脆刺耳。我学着它的样子，假装不小心踩倒几株玉米。父亲望着东倒西歪的庄稼，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无奈笑道：“收工吧，两个小懒虫！”这时大红马总会欢快地打响鼻，四蹄扬起细碎的土，仿佛在庆祝这场默契的“罢工”。

周六的晨光总是格外温柔。我和伙伴们写完作业，便牵着大红马朝村东跃进渠的河滩走去。它最爱在浅滩上撒欢儿，四蹄溅起水花，阳光透过水花折射出彩虹。我和伙伴们坐在草坡上，看它低头啃食鲜嫩的水草，偶尔用草叶挠它的肚皮，它就会舒服地眯起眼睛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我开始尝试骑马。踩着石砌的高台，我小心翼翼地翻上马背。大红马似乎知道我的胆怯，总是缓缓踱步，偶尔轻晃脑袋，鬃毛扫过我的手背，痒酥酥的。我紧紧攥着缰绳，既害怕又兴奋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马蹄下延伸。

某个清晨，母亲的惊呼声撕破了宁静：“下小马驹了！下小马驹了！”我赤脚跑进马棚，看见大红马正用舌头轻柔地舔舐马驹身上的胎衣。它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温柔，鼻翼轻轻翕动，像是在确认孩子的每一丝气息。小马驹湿漉漉的皮毛泛着暗红，颤巍巍地想要站立，却又一次次摔倒在干草堆上。

此后每年春天，马棚里都会迎来新生命。父亲总是摸着小马驹柔软的绒毛，脸上洋溢着难得的笑容：“等秋天就能卖个好价钱，孩子们的学费不愁了。”看着大红马带着马驹在院里围着树桩踱步，我心里既高兴又隐隐不安，仿佛预感到总有一天要面对分别。

时光的车轮无情碾过。大红马的步伐渐渐迟缓，曾经油亮的红鬃变得黯淡无光，眼角的皱纹里积满了岁月的尘土。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：“老马干不动活儿了，光吃料不顶事。等明年小马驹养大，就……”这话像根刺扎进心里，我拽着母亲的衣角哀求：“让我用老马镩地吧，它走得慢但稳当！”

在我的坚持下，大红马又多留了三年。但终究扛不住生活的重量，那天放学回家，马棚里只剩小马驹孤独地嘶鸣。

我站在空荡荡的老食槽前，指尖抚过墙上大红马蹭掉的鬃毛，喉咙像被麦芒刺过般发疼。后来得知它被卖给了屠户，那些夜晚，我蒙在被子里无声流泪，泪水浸湿了枕巾，也浸透了少年的心事。

如今站在城市的高楼间，耳畔似乎仍能听见马蹄踏过红砖路的声响。那匹红鬃飞扬的大马，不仅是农耕岁月的见证者，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见父母无声的付出。他们何尝不像那匹老马，用脊背扛起生活的重担，用血汗浇灌子女成长的土地，直到青丝变白发，直到再也迈不动脚步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常常想起老宅的马棚，想起大红马温热的鼻息。原来有些告别早已写进岁月的年轮，而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，那些浸透汗水与温情的记忆，早已化作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，在心底生根发芽，长成一片永远葱郁的森林。

小村

金秋

刚学会走，就走出了小村的胡同，

来到街上。

大声喊，在哪儿，放开嗓门，

风刮，树摇，雨下，

整个田野在雨里。

好，伸开双手，

把这一切拥进怀里。
哭了，在花丛里。
小村，是我的，
从此我就成了小村的人。

衡水湖上小砍刀

杨新城

镜头闪回，衡湖湾的草坪上。柳依依美丽的眼睛里闪着泪花，站起来对着刚刚离开的墓园深深鞠躬。她说：“各位前辈，你们讲的衡水湖的烽火岁月太感人了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衡水湖的精神！那就是不屈不挠，永远战斗，永远向前。”

她望着满湖的美景对着岳中桂和岳华山说：“你俩一直在这里生活，改造衡水湖也有你们的功劳啊！”

岳中桂和岳华山低下了头，有些羞愧地说：“我们也犯过错误，是爷爷的小砍刀和你爸爸的远见救了我们，也救了衡水湖。”然后叙述起来。

在他们叙述中，画面展现……

临湖的岳家寨。水边上，岳中的女儿岳中桂和岳华的儿子岳华山正在漫步。岳华山说：“我在农校学的是水产专业，你在商校学的是食品饲料专业，咱们俩联合可以干一番事业。”

岳中桂甩动长发说：“什么事业啊，咱们上的这个学校

就业的机会不多啊。”

华山：“俗话说：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’衡水湖又回来了，咱们可以搞网箱养鱼，保证一年收入过十万。”

二人回到家里，对正在月光下喝酒的岳中和岳华讲了一番，四个人凑在一起算账。

美国，某大学，约里克教授正在和自己的中国学生二林谈话。约里克教授说：“化工产品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产品之一。建设化工厂，对于地方来说，是致富最快的方法。你的家乡现在还很穷，需要尽快富起来，我给你几个产品的配方和足够的资金，到那里去发展吧！保证不用三年，你就会成为亿万富翁。到时来我们美丽的夏威夷和佛罗里达买栋别墅，度过后半生。”

二林喜形于色。

他来到家乡后，马上回到家，和从拖拉机站下岗的大林商量。二林拿出图纸给秀姑看。秀姑说：“这么赚钱啊？！行，只要你们能过上好日子，几个孙子辈也能过好日子，我就大力支持！我是个老八路，湖边这几个村说话还是管用的。用哪里的地，我去找他们。”

衡水湖热闹了，网箱养鱼遍布各个角落。可是，过度投放的饲料使湖水呈现富营养化，水中氧气稀薄导致鱼儿频频跳跃出水。

化工厂大烟囱冒着黑烟，废水排入湖中，有些地方的湖

水发出恶臭。

大林、二林翻盖新房，在城里买了别墅，送孩子进了名校。秀姑知道后，高兴得直流眼泪。

后来，衡水湖里的死鱼越来越多。岳中桂与岳华山闻着湖中散发出的臭味、看着黑色的湖水，知道那是化工厂惹出来的祸。于是，他们上门与化工厂的二林去理论，被当了保安队长的刘璞玉（刘麻子之子，也就是郭大狼眼的儿子）带人打伤。岳中、岳华赶来，看到这情景，三拳两腿把保安们打得落花流水。刘璞玉使出三皇炮捶的招数，被岳中长拳破解。岳中以拳变掌横切，把他的腿打伤，刘璞玉一路奔跑回到家中，向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刘麻子哭诉。刘麻子说：“我的儿，别哭了。美国人已经帮着咱们实现了目的。他们几家要干起来了，好事啊，死了我也瞑目了。”

岳中桂、岳华山与二林争吵，秀姑赶来。秀姑大骂他们，让他们不许内讧，并逼着侄儿二林赔款。

夕阳下，头发花白的岳振拿着小砍刀在湖边闷闷不乐地坐着，紧锁眉头。

朝霞中，湖畔的一丛红荆树下，来衡水湖搞环境调研的北京某大学教授、课题组长柳一鸣站在岳振身边。柳一鸣指着脚下的黑水黄沫，对岳振说：“衡水湖因富营养化和化工企业排放废水，水质越来越差。衡水湖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”

岳振频频点头。他忽地站了起来，望着远处岳家寨飘出

的炊烟，又有些犹豫地说：“你说的都对，可就怕他们的工作不好做啊。”柳一鸣说：“伯伯，要拿出当年的精神来啊。我妈妈临走的时候，给了我一块鱼皮，上面有你刻的字。”

柳一鸣掏出一个皮夹，拿出了当年的鱼皮。岳振仔细抚摸着，心情随着湖水激荡着。他似乎下定了决心，抡起小砍刀把眼前的一棵红荆树砍断了。

冬日故事

徐朝

冬天的清晨甚是寒冷，晨练的人们都加厚了衣服。凌晨5点，月牙儿悬挂在当空，夜幕笼罩着大地，星星眨着眼睛，路灯放射出银白色的光束，映照着街道。灯光下看到，身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们忙碌的身影。

我走在大街上，看到一位身穿黄色坎肩儿、头戴黄色帽子的女环卫工人，她弯着腰，用扫帚清扫着落叶。我走过去和她聊起来。她姓裴，今年72岁，家中六口人，孙子、孙女读大学。我问她：“7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干环卫工作？”她说：“孙子、孙女上大学学费贵啊，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也不容易，我挣点儿钱给他们补贴一下。现在村里人都外出打工，想玩也找不到伴儿，这样挺好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能挣个零花钱。”我随着她边走边聊，手脚冻得发麻，我问她：“你起这么早冷不冷？”她笑着说：“‘冻的是闲人，饿的是

馋人。’我这样忙活着身子还冒汗呢！”

“咱不光为挣这几个钱，也为锻炼身体。”我在另一条路遇见了老李。他边用长把的夹子夹地上的烟头、饮料盒等物品，边告诉我，他早就退休了，两个孩子都有固定的工作，吃、穿、住、行都没问题。他笑着告诉我，他原来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整天锻炼，觉得枯燥无味。2012年，他萌发了干环卫工作的念头。当时家里人坚决反对，儿子、儿媳妇和闺女都怕丢人，老伴儿也劝他：“咱又不差这点钱儿，你这是图个啥？”老李却有个倔脾气，2012年3月，他去报了名，而且不顾家庭的反对和众人的议论，一干就是许多年。他说：“这活儿你不干他不干，总得有人干，不然城市怎么干净？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环卫工，一天不闲着，就当是锻炼身体，现在血压不高了、血糖也降下来啦……”

在寒风中，我又看到一个一瘸一拐的年轻人，正在用扫帚清扫道路上的树叶。原来，这小伙子5年前因车祸双腿受伤，干不了重体力活。当地政府根据他家的条件，按程序给他办了低保。2017年，村干部见他双腿能走路了，就找到他，问他愿不愿意干环卫工。当时他犹豫不决，村干部开导他说：“你干环卫工，既能增加收入，又能锻炼身体。”就这样，他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干环卫工作。他告诉我，环卫工作最怵头的就是冬天，天气冷，每天摸着黑上下班，树叶一次性落不完，前边扫了后边又落了一层，有时忙不过来，就让

妻子来帮忙。小伙子笑着说：“我特别感恩党的好政策，为我办了低保，村干部为我找到适合的工作。”

我亲眼见证了这些环卫工人冒严寒劳作的情景，倾听到了他们内心的故事，感慨良多。正是这些平凡人，干着最平凡的事，他们披星戴月，顶风冒雪，为城市美容。正如杨秀芸在赞美环卫工人的诗中写道：“漫天飞雪映华灯，扫帚五更奏乐鸣。背后犹如团雾起，衣衫湿透暖寒冬。”